
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诗路花语</div><div></div></div>	<div>望向大海（外一首）</div> <div>■ 黄亚洲</div>	
	她们是想装扮成海浪吗 我从618房间窗口望向大海之时 这些密密层层的椰树林，就会抢先翻动波涛 一下子，就遮住我大半个视野	
	只够望见一抹窄窄的天蓝色，幸亏 还能望见那条稳定的海平线 而森林中那株最高的椰树，总是用自己最上面的两只手指 不停地弹拨海平线，她知道我喜欢听琴	
	风大的时候，几只鸟 会被她弹出来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风物与意</div><div></div></div>	酒店大堂有饱满的椰子出售 我是双手捧着一只回房观看大海的 我一边听琴一边吮吸森林的乳汁，忽然就明白 森林是母亲大海也是母亲	
	海岛森林酒店是一只婴篮，今夜，我愿意在 两位母亲的左右摇晃中 渐渐睡着 我并不想分辩 哪位生母，哪位乳母	
	◎潭门镇	
	一千年了，船帆依旧是这里的海鸥，进进出出 将太平洋多余的脂肪，一片片切在码头上 人们管这些东西叫做黑鲷鱼、马面鱼、罗非鱼 还叫做红目鱼、斧头鱼、黄鳍鲷、皮刀鱼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心香一瓣</div><div></div></div>	我很愿意坐在椰子店的小凳上 吸吮一只椰子 吧唧吧唧作响的，是我心里的一串小鱼	
	有朋友买下一只雪白的船型珊瑚，只花了七十五元钱 我不买，只抚摸 我心里想的是郑和，跟这个港口的关系 甚至，我有点看出来了 无数风浪与无数惊呼的沉淀，就是这只珊瑚腹部的纹路	
	我多么喜欢这个小镇的氛围 海鲜可以蘸着历史吃 历史可以蘸着酱油，也可以蘸着醋	
	一般说，这里勇猛与闲散的生活 七十五块钱，就可以搞定 外加一直捧在手心的椰子，三块钱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海天片羽</div><div></div></div>	◎海口，桃李春风小区的游步道	
	一条环绕小湖的游步道能给我什么感觉 每天饭后，四公里，五十分钟 鞋面被鱼尾甩起的水花打湿	
	现在我知道什么叫作幸福的漩涡 我愿意率领所有的白鹭、黄鹂、鹅和暖洋洋的风 亲近这种感觉	
	不要跟我说别的，我已经知道 什么叫作诗意栖居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岁月山河</div><div></div></div>	透明的水花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始终牵住我的衣角 她在我四公里绕圈之后，还不让我返回带三个庭院的小家 不让我融入白墙黑瓦的中式图案 她说这里不也是“桃李春风”么 她说你艰难的人生征途不是已经到游步道阶段了吗	
	其实，我只是在描述别人的感受 我只是沿着一首诗的轮廓走了一圈，全长四公里 身后有白鹭、黄鹂、鹅和暖洋洋的风	
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李焕才</div><div></div></div>	两条河流从山里跑出来，急匆匆地，跑得欢快。 从东边跑过来那条是北门江，从南面跑来的那条是春江。尽管两江来自不同的源头、不同的方向，但是她们相约好了，百转千弯跑多远，最后也要汇在一起。江水如约来到了我们的村前，欢喜地相拥，然后恣意地散开，汪洋成一个巨大的湖；湖水蓄满了，憋足劲，突然冲决海岸，哗啦啦扑向大海。大海以十二分热情迎接远来的江水。有来无往非君子，涨潮时，大海鼓动潮水从海岸那决口汹涌回来，和江水热闹地汇合，和和美美，漫漫荡荡；退潮了，海水和江水又快活地携手奔流入海。潮去潮来，这个湖变成了海湾，叫新英湾。	
	两条江静静地流淌，身上却带着使命。她们带来了山野的气息和养分，润物细无声，肥了两岸的土地，于是岸边树木葱茏，繁花似锦，到处披红泛紫。在江水的滋润下，两旁的土地都变成良田，盛产水稻、番薯、芋头、花生、甘蔗，还有各类瓜果蔬菜，四时五谷丰登。江水和海水共同开拓出来的新英湾犹如一个巨大的水上公园。放眼辽阔的海湾，水面平静如镜，水色碧蓝，波光潋滟，成群结队的海鸟在水上飞翔；海湾里还有交错纵横的港汊水道流着一条条小溪，成片的草地铺开，将苍翠点缀其间，那蕤蕤茂盛的红树林莽莽苍苍，开枝散叶，张扬着浩浩荡荡的绿。当地人人都知道，海湾其实是一个偌大的天然养殖场。因为这里气候宜人、水质肥美、咸淡适宜，水上生物丰富，鱼肥蟹壮虾美黄鳝矫健，还有沙虫、泥虫和各种海螺。值得称道的是，新英湾产出的海鲜有异于别的地方，其肉质细腻鲜嫩，清甜美味，让人赞不绝口。居住在新英湾畔的人当然不辜负	
	清明刚过，父亲王佑成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。前几日梦见父亲，心里一阵酸楚，醒来后脑海里尽是父亲的音容、独瘦的坟冢、和那开满野花的小山坡，不觉心如潮涌，泪水模糊视线……	
	父亲是一个读书人，乡村小学教导、高级教师，一生勤勉好学。印象中父亲房间桌子上除了一个旧水壶，其余都摆满书籍，虽然最高学历只是中师，但在烽火连天、民不聊生的旧社会里，父亲能立志读书，以木棠镇状元身份入读并毕业于“儋县一中”实属不易。正如他诗文所写“人若有志功成必，滴水穿石不怕迟”。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王达佐</div><div></div></div>	父亲一生勤劳，为乡村教育倾尽毕生精力。中学毕业后，因家境贫寒，父亲没再深造，直接回家乡工作，先后在道南、谭乐等农村小学任教。因性情温和、好善乐施、爱岗敬业、忠厚诚实，父亲得到村民及师生们的尊敬与爱戴。因学校离家较远，为专注教学，父亲都是每周末才回家住两晚，遇上中秋等节日从不请假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风雨无阻、初衷不改。妈妈有时带些怨言，但父亲认为孩子教育重要，宁荒田地不荒书，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我也经常加班无法顾及家庭与孩子，终于体会父亲当年恪尽职守奉献乡村教育事业的品格是多么崇高、无私与可贵。	
	或许是受苏东坡文化遗风影响，父亲除了教书，最大兴趣爱好就是吟诗作赋和写对联。因父亲的对联写得好，乡亲们有升学入宅等，都想请父亲做副对联添福贺喜，父亲都会精益求精完成任务。诗词创作上父亲更是笔耕不辍，题材涉及颂党爱国、咏史怀古、山水田园等。父亲有120多首诗作入编《中华当代绝妙好诗》《中国诗词楹联艺术家大辞典》《松林春苑》等20多种选本。	
	父亲待人仁慈，对我和哥哥学习管教却很严格。担心我们一知半解，每个周末回来，他都会把课程重新教一遍，温故知新，直到我们学通弄懂，并要求我们背诵成语字典和唐诗300首。父亲的理由是背熟成语能出口成章，熟读唐诗300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若偷懒不能熟背，父亲就会用竹棍子打我们手心，直到完成任务。正是在父亲的严格管教和鞭策策蹇下，我们将勤补拙、踔厉奋发，哥哥考取公办教师，我高考被吉林大学法学院录取，毕业后当上国家干部。试想如果父亲当年对我们放任自流，或许我和哥哥还在农村种田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或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	
	也许是性格使然，父亲对我们的爱总羞于表达。父亲很少拥抱我、牵我手，或带我到村子外边玩，其关爱方式主要是陪伴。只要我在家，他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覃光林</div><div></div></div>	钱钟书先生私下里署名，有一种将姓名三个字合并成一的“花押体”，他大概是彰显个性，但不能不说还有几分游戏的童心在。	
	大概在十五六年前，就曾闻人说起，钱为人淡泊，很少为人题签书名云云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，这或许是见闻不广者所言，因为我那时就已拥有、见识过不少的“钱题书”，我以为，从“钱题书”的情形来看，它只关乎与书籍作者的“情义”，而与“名利”无涉。	
	钱钟书与杨绛互题书名，这几乎是读书人众所周知的事了，这种做法始于1978年前后，钱著《管锥编》与杨译《堂·诒诃德》出版时。我手头有两种版次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前版、开本小的那种，就还是钱先生的自署。	
	钱钟书为自己亲戚题写书名的，有岳父杨荫杭《老圃遗文辑》与小姨杨必《杨必译文集》。但钱父钱基博的书出了很多，据我浅见，没有一种是钱钟书题签的，我还没看到有知情者的解释。为师长辈题名的，有陈寅恪《寒柳堂集》、吴宓《文学与人生》。提及前者，不禁让我想起一件事，据说当年修缮陈氏坟茔时，其后人曾请求钱钟书题写墓碣，钱答复说，书法传统，碑、帖异路，自己所习，都是帖学，所以不能妄作碑书。其论碑、帖，于书法史，于钱书本身，都是有得的话，非泛泛之言。后者，据吴学昭说，钱先生当时，右手中指已瘫痪，但还是连写五题，以供选用。《文学与人生》封面上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落款“钱钟书敬	
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周华诚</div><div></div></div>	水宝地。新英湾畔鱼米之乡的富足于是在此地兴旺成一个美丽的渔港小镇，叫新英。小镇得天独厚，自然热闹非凡，丰富的物产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来，又无穷无尽地流出，这个港口又成为昌盛的商贾之地闻名于世。镇上人不肯舍去那片海，男人依然扬帆出海，以保持港口的兴旺和物产的丰富，女人们更了得，依旧勤恳地耕作海湾的滩涂，又忙于经营镇上的生意，让小镇四时氤氲在繁荣中。随着潮涨潮落，新英镇在发达兴盛中越来越大，左右两条江却很固执，不肯让道，镇上的房屋只能见缝插针，紧密团结在一起。但是，密麻的房屋又排列有序，拥挤中却呈现出异样的和谐。那小巷像蜘蛛网般穿行在房屋的缝隙，人来人往，人声鼎沸，人气饱满；一条叫“老街”的小巷笔直地贯穿其中，店铺挨挤，熙熙攘攘，繁忙出热闹；那条“新街”霸气地横贯小镇东西，两旁的骑楼威武地张扬着昔日的辉煌，车水马龙展示出今天的繁华。	
	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有四季蒸腾的水汽滋润，又有开阔旖旎的风光温泽，新英湾畔的女人长得秀丽，男人长得清爽。尤其，优美的环境释放出来的特有元素渗入在人的血脉中，又造就出人的独特性情。他们既温和静谧而又爽朗激越；像江水一样舒缓，又像海浪一样激荡。如此美丽的山水、如此明媚的风光、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、如此聪明可爱的人，这里必定风情万种；有水就有龙，此地当然钟灵毓秀人才济济。是的，新英湾畔凝聚儋州歌海的秀气，人人都是山歌手，四处歌声涌荡；又蕴藏儋州诗乡的灵性，诗词、楹联、文章风行，吟咏之声不绝于耳，把这里人的生活激荡得意气飞扬，又把这里的山山水水点缀得绮丽迷人。	
	如山啊！有些话不需表达，有些事不必躬为，我却能深谙其蕴含的所有。	
	去年5月的一天早上10点多钟，哥哥打来电话，说父亲早晨久叫不醒、后口齿不清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叫我马上赶回老家。几十年来，哥哥从未就父亲健康问题给我打过电话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令我忐忑不安、心乱如麻。那天会议一结束，我立马往家乡赶，可这一百来里路当日却倍感无比的漫长。车刚过福山，噩耗传来，因油干灯尽，父亲与世长辞。回到家中，双膝跪在父亲遗体前，任凭我怎样撕心裂肺地呼唤，父亲终究没再醒来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寿归正寝，享年94岁。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吴楚夏</div><div></div></div>	惊闻父亲过世，来家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，送花圈送父亲最后一程。“噩耗惊闻学德永存随地久，慈颜痛别师风常在共天长”“文人辞世精神在，逸士登仙浩气扬”……一副副挽联写满对父亲师德诗才的颂扬，句句真言道尽对逝者无比沉痛的哀悼。	
	父亲走了，除满屋诗书，没留下任何基业。但他爱岗敬业、勤劳善良、朴实无华的精神与品质已铸成一道闪亮丰碑，照亮和激励我去为事业潜心奋斗。	
	愿父亲在地下安息。	
	《青山素色妍》水彩）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覃光林</div><div></div></div>	傅雷《傅译传记五种》，既有杨绛难得一见的作序，又有钱的题名，想来该是钱、杨友人中被“异常厚待”的一位了。其缘由，我想除了对凄惨离世的友人的缅怀外，生前所有的相聚密谈的相投情趣更是关键。	
	钱钟书半生在社科院工作，院中“同人”，成为“友人”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是可以想见的，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纪念何其芳文集《衷心感谢他》、张英伦、吕同六等主编《外国名作家大词典》、陆永品点校《史记论文·史记评议》以及与人合注的《庄子论评》，李文俊《妇女画廊》、王水照《唐宋文学论集》、荣贵明辑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及编制《全唐诗索引》……都沾有“钱”味。据说刘再复1985年的港版《洁白的灯心草》也是，只是我无缘获赠片纸。	
	钱钟书与“小字辈”荣贵明等人的亲密状，从所能见到的只言片语中，也早可以想见了。我以为，像荣贵明他们，应该就是杨绛在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中提及的“乌云的金边”了，他们是在钱、杨身处困难中，主动提供帮助、跑腿出力的年轻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，需提及柳鸣九《“翰林院”内外》一书，此书有颇多别人没有提及的“信息”，如说钱、杨对几个有生活困难的年轻人的经济资助等，对我们理解钱、杨的为人处事，颇多助益。我猜想，还有许多熟悉的“年轻人”出书后，没有请“钱题书”，可能更多是缘于心中充满感情，不想再去烦扰年衰事烦的钱先生了。	
	《钱题书》一瞥	
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周华诚</div><div></div></div>	雨水之中，我在南方。到乌镇去。乌镇有木心的足迹。这个半生流落在外最终回到江南的文人，写下这样的句子： 江南是绿， 石阶也绿， 总像刚下过雨。	
	乌镇栖满了鱼鳞瓦。我喜欢鱼鳞瓦，这渐渐逝去的事物是最江南的意象。春天到山里去，隔着一条河，看见对岸的山林、炊烟、鱼鳞瓦，就觉得那才是故乡的屋顶。这春雨点点滴滴地落下来，敲打在瓦背上，或者又从屋檐淅淅沥沥成串地落下来，你也一定会觉得，整个江南的乡梦，都在这样的瓦隙间了。	
	在江南乡间，这样的瓦曾经随处可见。现在渐渐少了。上次到中国美院，去看民艺博物馆的展览，发现这座博物馆居然用了那么多的瓦片。瓦片被设计师做成了建筑的墙，而且是镂空的墙——钢丝索固定着一片片瓦片，构成了外墙的表皮。在那里，瓦片不再是屋顶的一部分，而是墙壁的一部分——远远看去，瓦片就像悬浮的一样，光线透过瓦片与瓦片之间的间隙，在地面投下奇妙的光影。光线朦胧，若隐若现，有雨后步入竹林，枝叶摇曳，风语轻吟。	
	鱼鳞瓦适合盛载雨水。在乌镇，一条条深巷，一个个屋檐，都在淅淅沥沥，雨水轻轻浅淡，流淌出一条久远的时间之河。在乌镇，每步行几步就到了河边，一艘小木船静静停泊在青石板铺设的码头，岸边的柳树稀稀疏疏，仔细打量，它们正冒出嫩绿的黄色。这样的嫩黄，衬在乌黑的鱼鳞瓦背景下，水丝飘摇中益发显得鲜绿，水灵灵的，挂着水珠，将落而未落，被摄影家收入镜头。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吴楚夏</div><div></div></div>	在这样的巷子里走一走，就会想起一句诗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雨水从房檐滴落，脚步在深巷里逗留。乌镇的巷子，跟许多江南的古镇一样，也是细细窄窄，幽幽深深，婉约极了。有一次，我在西溪湿地，也是这样，趁着淡淡幽蓝的夜色走进一条幽深的小巷，一头连着小巷，一头曲曲折折，延伸到水边的人家，就那样信步走着，雨丝轻轻地飘着，不用打伞，脚下也仿佛有了古琴的遥遥乐音。	
	一场春雨一场暖，春雨蒙蒙，雨丝风片，用不了多久，柳絮就开始飘飞。晨光之中，披蓑衣挑担的农民从古镇的一头出现，箩筐里颤悠着自家地里采摘的萝卜与青菜，那萝卜青菜绿意饱满，滴着水珠。	
	在这样的春雨里去访木心。乌镇的东栅，有木心纪念馆，西栅有木心美术馆。收起雨伞，步入安静的美术馆，静静领略先生的心迹。先生1924年出生于乌镇，少年离乡，半生风雨飘摇。1994年，在外漂泊多年的木心先生回到家乡乌镇。只是此时的乌镇，已然不是记忆中的模样。孙家祖屋的后花园建起了一家翻砂轴承厂，匠人与炉火，模糊了昔日的家园印象。	
	先生写下《乌镇》一文，对乌镇作了告别，“在习惯的概念中，‘故乡’，就是‘最熟识的地方’，而目前我只知地名，对的，方言，没变，此外，一无是处……永别了，我不会再来。”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吴楚夏</div><div></div></div>	我到乌镇去过多次，探寻这样一座古镇的故事，我也知道，那时乌镇的总设计师、建设者陈向宏怎样去邀请木心回家。2006年，乌镇修缮翻建，在孙家花园的废墟上建起一座二层小楼，老人有感于家乡的诚意与盛情，决定归来，并将其易名为“晚晴小筑”，隐居于此，直到辞世。	
	木心美术馆漂浮于元宝湖上，建筑与倒影，与自然融为一体。这建筑的形象凝练清俊，像极了年轻时的木心。	
	“风啊，水啊，一顶桥。”	
	先生晚年，在看过美术馆的草图后，曾留下这样一句话。那天我们在乌镇，在漫天蒙蒙若有若无的雨丝里，看见春天来临，看见石阶一级一级地浓绿起来。	
<div><div>■</div><div>吴楚夏</div><div></div></div>	椰下晴	
	投稿邮箱 hnrbyfb@163.com	